

四書文正鹄

一
函
八
冊
函

孝哉閔子騫章義

論語此章申朱子注者謂閔子騫孝以誠相感人不問其父母昆弟稱孝之言子騫稱字夫子述人言而稱之姜湛園閔百詩同是說也申陳注者謂閔子之孝化其父母昆弟人無非之者也不猶無也聞非也漢書杜鄴傳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顏注引此經以證後漢書范滂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不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而升之曰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何故使人聞非父弟其義皆同焦里堂云閔子留遺後世事見藝文類聚孝部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據此則後母之酷二子之子之獨無續父之不能早察皆可聞閔子能感化之使可聞化為無聞也又曰昆說文作𡙇爾雅作𡙇今作昆皇疏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蒙案昆同也言同父者也禮喪服經傳與記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總服親有稱昆弟者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別之也爾雅母妻之黨為兄弟與喪服記引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正同則族之疏者與異姓皆曰兄弟者正也爾雅釋親從母之男

子為從母昆弟。喪服總三月。章曰。從母昆弟。此古人於從母加親而服重於舅之例。故以昆弟稱之。變文也。仍別言之也。猶兄弟姊妹異稱。而女兄女弟。有通稱之類也。戴東原有昆弟兄弟之辨。其說未暢。而讀者輒駁之。因為之申證其義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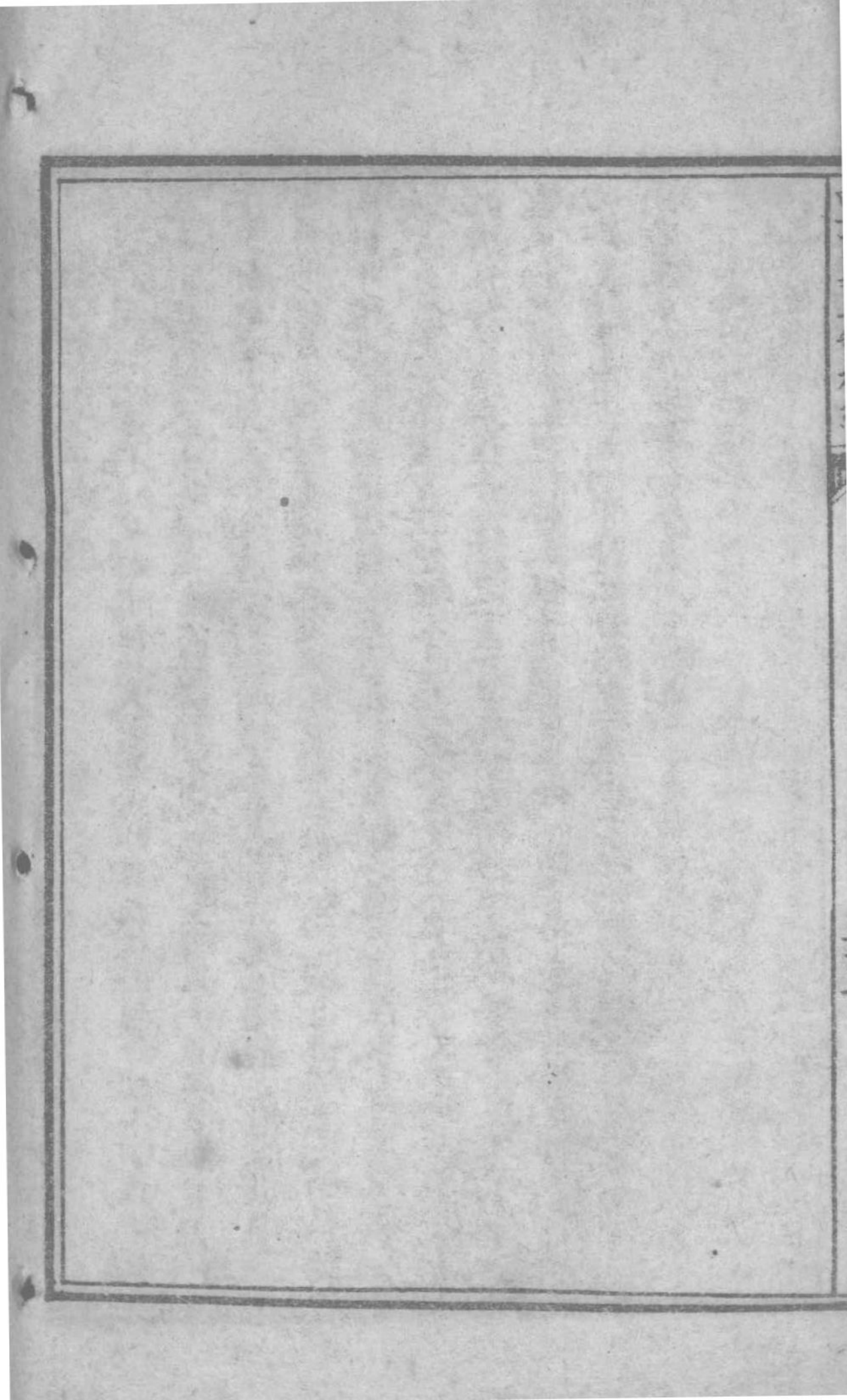
克己復禮為仁義

樊遲問仁。問知。章明。智以成仁之道。此言禮以成仁之道。五德之相為用。猶六律六呂之旋相為宮也。馬注訓克己約身。謂約非禮之身。以反於禮。愚謂克己猶言深自克責也。皇疏引范甯說。克說責是也。克己復禮。克責己之失禮。以復之也。後漢書臧洪傳。去者克己。李注云。自責不責人也。彼李注必本此經古注。語甚明。憶三國志魏書楊阜傳云。克己內訟。聖人所記。又公孫瓚傳注引袁紹與瓚書云。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吳書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諸書所言克己。語意正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己不由人。而意一貫。楊子法言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是解克為勝私。非訓己為私。且以克己訓責己。而去私之學在其中也。克己復禮為仁者。一己失禮。有欺忍天下之心。而歡愛利天下之量。能於人已相接之交。專責己之失禮。以反於禮。是為仁也。此經言仁。亦不離乎愛。言朱子文集克齋記所言。為是注。言本心全德。申之者。語多虛障。且以仁賅四德。經中禮仁相成之旨。反有未明。愚謂孟子言本心。朱子

注已明指固有羞惡之心。里仁為美。注又言是非之本心矣。朱子此注以仁為全德。則所言本心。統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心矣。

仲弓問仁章義

此告仲弓以涵養存心之功也。皇疏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邢疏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阮雲臺曰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為邦之道。此章大祭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禘大祭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蒙謂大賓大祭之盛也。出門使民如之。動容周旋中禮也不欲勿施復禮必克己也。家邦無怨近解怨指在人言。程子以在己悔憾言見遺書亦通。注言敬恕賊人己而言。敬言使民恕言己。經文甚明。分言持己及物與經相矛盾。本程子謹獨之言而吳耳。經舉視聽言動而學者必在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前。觀心之仁皆本程子慎獨之意。欲補聖言所未備。然無事則存此心有。心即見諸事。聖言周洞澈表裡也。若離聖言而空言存養以此觀仁則又易流於禪而不從事於仁之實功。學者所宜知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義

六經無屯田之說案此即屯田所自始也蓋古無所謂兵兵即民之農者也至戰國有武卒有召募而兵與農始分農出田賦以養兵兵代之征戍以息民夫兵果足以衛民且代之征戍則農力耕而食之亦相報之義無如承平日久兵非兵直惰民也視餉給以為當然甘其食榆其衣且修飾儀容如婦人好女甚至甲冑弓刀以供朝夕之醉飽即朝廷恩恤之令屢下而百金之賞不足供其十日之歡是兵之食無日而足也食不足而兵何以足哉猝有征討之事使令及之則骨戰髓鬪己身且不能自衛況能衛民是農民力耕而輸之司農以養兵者皆虛糜也且兵之少而壯壯而老人之常也身生子子生孫齒日煩糧日益亦必然之勢也老疾既足以糜餉生齒又必為之加餉日復一日加於胡底若必汰其老疾則彼壯盛亦嘗為國宣力矣惟益之施可遽絕乎若限其新增則必使之不舉子而後可恐萬無此理也則莫如為之計經久則莫如設屯田古聖人之養民也非人人而衣之人人而食之也道在制民之產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而已後世不能如三代人授百畝之產而於兵則

猶可爲計也。蓋兵極多不能加於古者一國之民而合計天下其未闢之土亦不下古一國者之地。則欲爲兵足食者誠莫若屯。漢文帝時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此以民屯而即化民爲兵也。屯之一道也。宣帝時趙充國舉先零羌罷騎兵而留步士萬人以屯使部曲相保烽燧相通羌人不能擾田者乃蓄積日多此以兵屯化兵爲農也。又屯之一道也。二者居屯法之大端矣。蓋兵之氣欲其寧不欲其驕明威繼光募兵惟農民許入行伍市井游手盡驅去之故以戰則勝此即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遺意也。兵之心欲其一不欲其分家無內顧之憂則其前也有力故曰士飽而歌馬騰於槽氣已勝也。故兵之食足於官不如其足於家也。足於家不如其足於地也。二者非屯田莫由也。且屯田則兵與地爲安唐輯重華之營代北也東起振武西越雲中口極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此非爲國守直爲其家守非爲國戰直爲其家戰也。視遺戍之與地不習者相去遠矣。且屯田則兵亦與農民爲依諸葛亮屯渭濱雜居民間百姓安堵鄧艾屯淮南北農官民田阡陌相屬者四百餘里視客兵之與民不習者又遠矣。或曰屯田固善然行

之開國則易行之繼世則難用之兵爭之時則易用之承平之久則難蓋耒耜雖勞
視鋒鏑之危則安矣當此而使之屯是去其所甚危予以所甚安有不難再計而決
者若承平則不然矣昔宋太宗欲行屯於河北東路以陳恕為營田使恕密奏戍卒
皆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因而卒止此非承平日
久必不可行之明驗歟然而陳恕之後何承矩亦為屯田使矣屯雄霸諸州當其時
沮之者亦甚眾武臣既恥於營葬而初年因旱霜不成議者益囂譁四起承矩不為
動卒以有成眾乃大服則又何也蓋愚民可以樂成難與慮始不知久遠之安惟偷
旦夕之逸禹疏九河徒卒大駭未幾而大使徒眾民樂起功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欲行屯法必先密計天下可耕之地凡幾可使耕之兵凡幾但先募民之
善農而無田者量給其飲食之費令其相度何處近水於稻為宜何處陸海黍稷為
宜任其擇地之上者自行開墾不收其稅人見其收穫之利必有繼者不數年而此
耕者已成富人則豔而效之者日益多且舉其率先而化導多者授以散職令煥耀
於田所曰此以農而得官也由是而兵之願耕給以牛種且教導之獎勵之願耕者

曰益衆然後官為之疆界畀為永業若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東至遷
民鎮元脫脫成法具在略可做行其後耕者即以先耕者為之師如此則兵可化為
農又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法使先耕者亦與兵同其射獵則農亦可化為兵而
兵與民之情膠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民之情亦與地膠固戰則同力守則同堅普
天皆王土即率土皆王民舉天下若泰山而四維之也斯足食足兵之至即民信之
至也旨哉言乎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義

仲弓列德行之科有南面之使故其問政即語以為國之要在能用人有司任事之人公卿大夫士皆謂之有司堯典克明俊德德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臯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皆以得其人為先務此先有司之義也既知人而官人則已用者當赦其小過未用者當舉其賢而有司之事莫敢後夫毛舉細故動挂吏議則有皆畏縮彌縫其闕而君益勞而國不治故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皆赦小過之義惟能赦小過之義則賢才樂為用春秋穀梁傳曰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罪也如此則舉賢才為有司之責而王者之大政也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賢其疑以求其信臯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義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為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為要如後世試文字之工拙而回避

其親故非舉爾所知之法也立程式以考課而不問其行誼亦非赦小過之法也人
才之曰下政治之曰敝三代之不可復職此之由也或以仲弓為季氏宰耳其問答
之意不必言治國夫孔子於公山之召而有為東周之說聖人撥亂世反諸正無往
而不致其意故其與仲弓商榷者見用世之深情不必以其為宰而疑之也

必也正名乎義

論語正名。馬鄭及朱子各異義。而以朱子為正。朱子集注云。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
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此蓋以孔子正名為將。正拒父。稱祖之名也。
顧稱祖之名。易正。拒父之名。不易正。商太丁先成。湯卒。其弟又祇四年。二年。湯孫太
甲。遂嗣湯而立。周平王太子洩父早卒。其子桓王亦嗣平王而立。是皆作為稱祖。證
稱祖者。猶言承祖也。毛氏稽求篇。謂必三年吉禘。然後遷新主於稱祖。此時出公立。未
一年。不可遽謂之稱祖。斯其說亦固矣。至其拒父之名。則固萬萬無可解者也。春秋
哀二年。衛靈公卒。而出公輒嗣立。是時齊晉爭霸。而衛附齊。晉人遂挾衛世子蒯聵
以伐衛。觀夫書納蒯聵。以晉為主。書圍戚。以齊為主。其事可見。意晉以納君為名。衛
即以拒晉為名。故衛廷諸臣無不以拒之為能事。而聖門弟子亦屢以為衛君問。歟。
不知衛與晉敵也。而蒯聵於出公實父也。晉納之。而衛拒之。拒晉不啻拒父也。且出
公嗣立。公羊謂受靈公命。左氏謂未受靈公命。其說皆無足深辨。顧蒯聵為靈公子。
出公為蒯聵子。即已受命。而以祖命加其父。父固不敢違祖。子獨可以抗父乎。然則

出公必以國讓父乎。曰：是又不然。蒯賁以獲罪出奔，未奉父命而爭國於其子，其不當為君明甚。獨出公以子拒之，而猶託名於拒晉，此千古大倫之大變，而聖人所亟欲正者也。正之奈何？亦各全其父子而已。惲氏敬曰：蒯賁不可為衛之君，而可為衛君之父。又曰：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賁宜逐，宜逐奈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賁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蒯賁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斯誠仁盡義至之言，而善體乎聖心者矣。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雖亦奚以為義

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政之由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舉斯民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出於至纖至悉。大學之所謂絮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皆具於此。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專對如稟命專命之專。春秋莊公十九年公羊傳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是專對之道也。專對望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溫柔雖有相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敦厚博而不闕於約雅而不病其俗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云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多指未刪之詩也以用也。為語助辭言誦此三百而無用雖誦此三千無用也多對三百言謂未刪之三千也。此與思無邪章皆刪詩後之言。一言刪之而大本始正一言刪之而大經以全也。詩有心誦有口誦。朱子言必達於政而後能言是心誦者也。彼窮經不能致用者其亦知味斯義也乎。

